



FATHER
BROWN
世界侦探推理名家名作选



布朗神父探案故事

FATHER
BROWN

[英] G. K. 切斯特顿 著
曹伟明 译



世界偵探推理名家名作選 FATHER BROWN

布朗神父探案故事

FATHER BROWN

[英] G. K. 切斯特頓 著
曹偉明 譯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京

前 言

QIANYAN

G. K. 切斯特顿 (G. K. Chesterton) 1874 年 5 月 28 日出生于伦敦，1936 年 6 月 4 日在比肯斯菲尔德去世。早年在圣保罗学校接受教育，虽然他当时的学习成绩不怎么理想，但他所特有的文学潜力已经初露端倪。在选择艺术作为自己的职业之后，切斯特顿转学到斯雷德艺术学校。在那里，他遇到了厄倪斯特·霍德-威廉姆斯。在威廉姆斯的鼓励和指导下，切斯特顿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写作生涯。经过几十年坚持不懈的笔耕，切斯特顿成为了名盛一时的小说家、艺术家、散文家、评论家、哲学家……

切斯特顿以写反映天主教生活的小说和神秘小说见长，其代表作有《布朗神父》系列，幻想小说《一个叫星期四的男人》，科幻小说《洛丁山的拿破仑》。自 1925 年以来，G. K. 切斯特顿的《科幻小说选刊》刊载的作品中，最受读者欢迎的当属这位广受爱戴的侦探布朗神父的冒险故事了。切斯特顿笔下的布朗神父，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侦探，他天生一副胖墩墩的身材，宽肩膀、圆脸庞，手里总是拿着一把旧雨伞。有人形容布朗神父像一只慢慢吞吞、笨头笨脑的胖老鼠。但人不可貌

相，他目光锐利，可以洞察人的心理，虽然平时沉默寡言，但在办案时说起话来却妙语连珠。在《布朗神父探案精选集》中，布朗神父以灵感破案，凭直觉抓住凶手，其办案的方式和效果往往出乎读者意料。布朗神父系列侦探小说不仅在当时炙手可热，还奠定了其在侦探小说史上的地位。

切斯特顿属于有自己创作风格的作家。他以高大和机智出名。他的文学研究属于自学，但是超过了当时的专家水平。他的专栏写了三十多年，他能把一件件枯燥无味的事情写得趣味横生。他的机智和幽默可以在与著名的剧作家萧伯纳的言谈中得到体现。

萧伯纳个子长得很高，可瘦削得似一片芦苇叶，而切斯特顿既高大又壮实。他们两人站在一起对比特别鲜明。

有一次，萧伯纳想拿切斯特顿的肥胖开玩笑，便对他说：“要是我有你那么胖，我就会去上吊。”

切斯特顿笑了笑说：“要是我想去上吊，准用你做上吊的绳子。”

切斯特顿是一位多产作家，除四十多篇有关布朗神父的作品和两篇长篇小说外，还有短篇小说二十多篇，随笔一千五百多篇，其次，他还出版了一百五十多部散文集、诗集和论文集等。

目 录 CONTENTS

蓝色十字架	1
秘密花园	25
飞星	51
隐形人	68
三种致命武器	90
失灵的测谎仪	108
一枚硬币	128
布朗神父的复活	147
天堂之箭	168
狗的圣言	198
新月的奇迹	221
长了翅膀的匕首	247
达纳威一家的命运	270
双须人	300
罪人	329
弗兰波的秘密	352
布朗神父的丑闻	360

蓝色十字架

在银色的晨曦和碧波荡漾的大海交汇处，一艘小船靠近哈维治港，人群像苍蝇一般从里面涌了出来，其中我们必须关注的这位人士却一点儿也不引人注目——他也不希望引人注目。他身上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除了一点，那就是他身上穿着的节日服装的欢快气氛与他脸上公事公办的凝重表情形成的鲜明对比。他穿着浅灰色的夹克，白色马甲，戴着一顶扎着灰蓝色带子的银色草帽。相形之下，他瘦长的脸显得有些黝黑，下巴处留着西班牙风格的黑色短须，让人想起伊丽莎白时代的皱领。他以游手好闲者的表情叼着一根香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就在他灰色的夹克下藏着一把上了子弹的左轮手枪，他白色的马甲下有一张警察证件，而那顶草帽所遮盖的是欧洲最聪

明的头脑之一。这就是瓦伦丁，巴黎警察局的头头，世界上最著名的侦探；他从布鲁塞尔来到伦敦是为了进行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一次追捕行动。

弗兰波就在英国。三个国家的警察跟踪着这个厉害的罪犯，从根特到布鲁塞尔，又从布鲁塞尔到荷兰的呼克。据推测，他可能会利用宗教大会的经验不足和混乱混进伦敦。他也许会装扮成与大会相关的小职员或者是秘书。当然，瓦伦丁无法肯定；没有人能知道弗兰波的行踪。

距弗兰波这位犯罪大师停止让世界变得一团混乱的行为发生，至今已有很多年了；当他洗手不干以后，就如他们所说，自罗兰德死后，世界一片太平。但在他最鼎盛的日子里（当然，我的意思是在他最坏的时候），弗兰波是一个像恺撒一般闻名于世的绝对权威的人物。几乎每天的晨报都登载着他犯下一宗非凡的罪案逃脱惩罚之后又犯下另一宗罪案的新闻。他身似巨人，威猛无比。流传最广的传说是他那运动员般爆发式的幽默：有关他怎样把教导法官头顶地倒立起来给他“洗脑”，怎样一手夹着一个警察跑出西瓦里大街。正是他自己宣称，他那奇异的体能通常运用于这些不流血，但很不体面的场面。他真正的罪行主要是那些巧妙的大规模的偷盗。他每一次的盗窃几乎都花样翻新，都是一个新的故事。正是他在经营着提洛莲乳制品公司，没有乳制品，没有奶牛，没有马车，没有牛奶，却有几千客户。做到这一点，他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就是把人们门外的小奶瓶移到他自己的客户的门外。正是他通过将信息微缩在显微镜的载片上这一非凡的技术和一位年轻女士保持

大杂烩式的伦敦风格，一段长长的阶梯从街上一直延伸到饭店的前门，几乎就像防火梯一样伸到一楼窗口。瓦伦丁伫立在黄白相间的百叶窗前，吸着烟，久久地思考着。

最不可思议的事——就是奇迹——居然会发生。天上的云彩确实聚集成人眼瞪视的形状，一棵树确实以一种精确而精致的问号形状站立在难以预测的旅程中的风景里。我在最后的日子确实看到过这两种情形。纳尔逊的确在胜利的一刻死去；一个叫威廉姆斯的人的确杀死了一个叫威廉姆森的人，听上去就像一宗弑婴罪。总而言之，生活中存在着恶作剧般的巧合因素，而那些依赖于平凡的人可能会永久错过。正如爱伦·坡所说的那样，智慧依赖于难以预知的事情。

阿里斯泰德·瓦伦丁是个纯粹的法国佬儿，而法国式的智力是唯一独特的智力。他不是一台“思考的机器”，因为“思考的机器”是现代宿命论和唯物论的愚笨词汇。机器永远是机器，因为它不能思考。但他是个思考的人，同时也是个普通人。他所有了不起的成功，看起来像是魔术一样，其实来自于缜密的逻辑推理，清晰而平凡的法国式思维。法国人不是靠悖论震惊世界，他们是靠执行公理而使世界震惊。他们执行公理——正如在法国大革命中一样。但就是因为瓦伦丁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也明白推理的局限。只有不懂得汽车的人才会撇开汽油来谈汽车；只有不懂得推理的人才会抛开强有力的无可争议的基本原理来谈论推理。在这里，他没有强有力的基本原理。弗兰波在哈佛治港失去踪迹，如果他在伦敦的话，他就可能是温布尔敦公共区的高个流浪汉，也可能是大都市饭店的高

个子司仪。在这种明显的不知情的情况下，瓦伦丁有他自己的观点和方法。

在此种情况下，他依赖于不可预知的事情。当他无法依循常理思考问题时，他冷静而小心地不按常理出牌。他没有去那些被认为是合理的地方——银行，警察局，人群集中的地点；而是有计划地去了那些不合理的地方：他去敲每一栋空房子的门，拐进每一个死胡同，走进每一个堆满了垃圾的小巷，走遍所有令他徒劳无功的大街小巷。他很有条理地为自己疯狂的行为辩护。他说如果有人有线索，那也是错误的线索；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线索，那就是最好的，因为追捕者和被追捕者观察异状的机会是等同的。一个人必须从某处开始，那最好是另一个人停下的地方。关于延伸至商店的那段台阶，关于饭店的安静和古怪，这些激起了侦探少有的罗曼蒂克的想象，使他决定顺便停下来。他拾级而上，在靠窗的一张桌子边坐下，要了一杯浓咖啡。

上午已经过去大半了，他还没有吃早餐；桌上其他人吃的早餐的残余唤起了他的饥饿感。他点了一个荷包蛋，又往咖啡里加了些白糖，一边思考着弗兰波的事情。他想起了弗兰波是怎样逃脱的，一次是靠一把指甲剪，一次是通过着火的房子，一次是假装不得不为一封没贴邮票的信付款，一次是让人们从望远镜中观察一颗可能摧毁世界的彗星。他觉得他的侦探头脑和罪犯的一样出色，这是事实。但是他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短处。“罪犯是天才的艺术家，侦探只是批评家。”他带着一丝酸意的微笑说，慢慢端起咖啡杯到嘴边，随后又迅速放下了。

“把汤洒在墙上？”瓦伦丁重复道，非常肯定这是个意大利式的隐喻。

“是的，是的。”侍者兴奋地说，指着白色墙纸上的深色溅痕，“泼在那儿的墙上。”

瓦伦丁质询地望着老板，老板求援似的一五一十地讲述起来。

“是的，先生。”他说，“这是真的，虽然我不明白这与盐和糖有什么关系。两个神父很早就进来喝汤，就在店铺刚开门的时候。他们都是很安静很受人尊敬的人，一个付了账，出了门，另一个，他看上去完全是个迟钝的人，几分钟以后才收拾好东西。但最后还是走了。只不过，在他跨出门之前，他故意端起只喝了一半的杯子把汤泼到墙上。我当时在后面的房间里，侍者也是。所以当我冲出来时只看到了被溅脏的墙壁，店里已经没有人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损失，但是让人感到困惑。我也试图在街上抓住他们，但他们已经走得很远了，我只注意到他们绕过下一个街角进了卡斯代尔斯大街。”

侦探站了起来，整理一下衣服，拿起手杖。他已经决定，在他一片混沌的脑海中他只能跟从第一根手指指引的方向，这根手指相当奇怪。他付了账，推开玻璃门，马上转到另一条街道。

幸运的是，在这种让人头脑发热的时刻，他仍然目光冷静而锐利。在一家店铺前面，有什么东西在他边上一闪而过，他又走回去查看。这是个普通的蔬菜水果店，一溜儿货物摆在露天，标着名称和价格。有两个最显眼的隔档摆的是橘子和坚

果。在坚果堆上放着一块纸板，上面用粗粗的蓝粉笔字写着：“最好的橘子，一便士两个。”而在橘子堆上则同样清晰地标着：“最好的巴西坚果，四便士一个。”瓦伦丁看着这两个标签，回想起之前遇到的非常巧妙的幽默形式，以及现在又看到的多少有些微妙的事情。他引起了红脸膛儿的水果贩子的注意，他本来正在来回扫视着街道，此时意识到自己的广告牌出了错。侦探很优雅地靠在手杖上继续仔细观察着这个店铺。最后他说：“先生，请原谅，也许与我无关，但我想问你一个心理学上和观念联系的问题。”红脸店主用威胁的眼光看着他，但他仍然挥舞着手杖高兴地继续追问下去，“为什么蔬菜店里放错的两张标签和假日来伦敦的戴铲形帽子的教士有关？或者，我没有表达清楚，标着橘子的坚果和一小高一矮两个神父有什么神秘关系呢？”

商人的眼睛就像蜗牛一样从头上鼓了出来，有一刻他的确看上去想要扑向这个陌生人，最后他生气地结结巴巴地说：“我不知道你和这个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你是他们的朋友，你可以告诉他们，不管他们是不是教士，只要他们再打翻我的苹果，我就把他们的蠢脑袋打烂。”

“真的？”侦探怀着极大的同情说，“他们打翻了你的苹果？”

“他们中的一个人，”愤怒的店主说，“把它们掀到街上去了。我想抓住这些蠢蛋，可不得不先把苹果捡起来。”

“他们朝哪儿走了呢？”瓦伦丁问。

“沿着左手边第二条路，然后穿过了广场。”后者飞快地

回答道。

“谢谢。”瓦伦丁说道，然后像精灵一样消失了。在第二个广场的另一边他看到一个警察，问道：“这事很急，警察先生，你看到两个戴铲形帽的神父吗？”

警察开始咯咯大笑起来：“是的，我看到了。如果你问我，我告诉你他们有人喝醉了。他站在马路中间发愣——”

“他们往哪儿去了？”瓦伦丁打断他问。

“他们在那边上了一辆黄色的公共汽车。”此人回答道，“他们去了汉普斯泰德。”

瓦伦丁出示了他的警察证，迅速说道：“叫上两个人和我一起追捕。”然后他以一种极具感染力的动作穿过马路，以至笨拙的警察几乎是迅速地遵从他的命令而出发了。一分半钟后，一个警官和一个便衣与法国侦探一起出现在对面的人行道上。

“哦，先生，”警官带着郑重的微笑开口了，“可能是什么——”

瓦伦丁突然用手杖指点着说：“我会在公共汽车上告诉你的。”他边说边躲闪着来来往往的车流。当他们三个人坐在黄色公共汽车顶层的座位上时，警官说：“坐的士的话，我们能比现在快四倍。”

“的确如此。”他们的领导平静地回答，“如果我们只想着去哪儿的话。”

“那么你要去哪儿呢？”那一位盯着他问。

瓦伦丁皱着眉头吸了一会儿烟，随后移开烟头说：“如果

你知道一个人在干什么，就要赶在他前面；但是如果你想猜测一个人在干什么，就要跟在他后面。他迷路的时候你就迷路，他停下你就停下，他走得多慢你就走多慢。然后你就可能看到他看到的，可能做到他所做的。所有我们能做的就是密切关注一切可疑的事情。”

“你指的是什么可疑的事情呢？”警官问道。

“任何可疑的事情。”瓦伦丁回答，又恢复了固执的沉默。

黄色的公共汽车在北面的公路上慢慢爬行，感觉就像过了几个小时。大侦探不再进一步解释了，可能他的助手们感到一阵无声的逐渐增加的对他的差使的怀疑。也可能，他们感到一阵无声的逐渐增加的对午餐的欲望，因为早已过了正常的午餐时间了。而伦敦北部郊区的漫长公路就像可恶的望远镜一样延伸开去。它就是这样一种旅程，一个人认为此刻他必定到了宇宙的尽头，然后却发现他只不过还在特福纳尔公园的入口处。伦敦逐渐消失在潮湿的酒肆和沉闷的灌木丛中，然后又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明亮的街道和喧哗的旅馆之中。这就像穿行在十三座相互连在一起的粗俗的城市当中。虽然冬日的暮霭已经逼近了他们前面的道路，巴黎侦探仍然沉默地坐着，观望着，瞄着两侧向后滑过的街边景色。当他们把坎顿镇甩在后面时，两位警察已经昏昏欲睡，不过，当瓦伦丁一跃而起，用手拍着两人的肩头，吼着要司机停车时，他们两个至少也跳了起来。

他们跌跌撞撞地下了车，走到街上，还没有意识到为什么被赶下车来，当他们四处观望寻求点拨时，他们发现瓦伦丁得意地用手指指向左边路上的一个窗户。这是一个很长的窗户，

他们这次的行程是穿过隧道一样的砖道，灯光稀少，几无窗户，几乎空无一物的街道。暮色渐渐加深，对这些伦敦警察来说，要想猜到他们的确切行踪，的确不容易。然而，这个警官相当确定那两个神父总会到达汉普斯泰德的某个地方。忽然，一个外突的亮着油灯的窗户像公牛的眼睛一样打破了蓝色的黄昏。瓦伦丁在一个艳丽的糖果店前站了一会儿。犹豫片刻后他走了进去，他严肃地站在这个甜食店的俗丽色彩中，小心翼翼地买了十三根巧克力糖。显然，他是在准备开场白，但其实他无须这样做。

店中一位瘦削的中年妇女带着一种纯粹的好奇打量着这位优雅的客人，但是当她看到他身后的这位穿蓝色制服的警官时，她的眼神似乎清醒过来。

“哦，”她说，“如果你们是来拿包裹的话，我已经把它寄走了。”

“包裹？”瓦伦丁重复着，这回轮到一脸迷惑了。

“我的意思是那位绅士——那位神父绅士留下的包裹。”

“天哪，”瓦伦丁说，第一次带着毫不掩饰的急切的神情倾着身子，“看在上帝的分上，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哦，”那位妇女带着一点儿犹疑说，“半小时前神父们走进来买了些胡椒薄荷，然后聊了一会儿，之后朝荒原走了。但是其中一位马上折了回来，说：‘我落下了一个包裹。’我四处看看，没有发现什么包裹。然后他又说：‘不要紧，如果它出现的话，请你帮我把它寄到这个地址。’他给了我地址，又给了一先令作为酬劳。当然，尽管我认为我已经四处看过，但

是这次他的确落下一个包裹，于是我就把他寄到了他所说的
那个地址。我记不清这个地址了，那是在威斯敏斯特的某个地
方。但是此事似乎很重要，我想警察是为它而来的。”

“他们的确是为它而来。”瓦伦丁简短地说，“汉普斯泰德
荒原在附近？”

“从这儿直走大约十五分钟，”妇女说，“你就会到达入口
处。”瓦伦丁冲出商店，开始跑了起来。另外两位侦探也勉强
小跑着跟了上去。

他们穿过的这条街道非常狭窄，被阴影所笼罩着，当他们
出人意料地来到空旷、广阔的天空之下，他们惊奇地发现夜空
仍然如此明亮和晴朗。美丽的孔雀绿一般的苍穹沉入渐黑的树
丛和深色紫罗兰之间的金色暮霭中。渐渐加深的绿色是如此深
沉，以至正好衬托出一两点星辰，如同水晶般晶亮。白日所留
下的一切就是汉普斯泰德和被称之为荒原山谷的边界的点点金
光。徜徉在这一带的度假者们还没有完全散去，有几对还散坐
在长凳上。仍然随处可听到有女孩儿在远处的秋千上尖叫。壮
丽的天空在人类崇高的粗俗中渐渐变暗。瓦伦丁站在山坡上巡
视山谷，他找到了他搜寻的东西。

在远方分散的黑色的人群中，有一组没有分开的人群显得
尤其黑——两个穿着神父衣服的家伙。虽然看上去像昆虫一样
小，瓦伦丁还是能够看出来其中一个比另外一个矮小得多。尽
管另外一个像学生一样弯腰弓背，有着不引人注目的举止，但
是他还是看得出此人正是在六英尺开外。他咬着牙关向前走
去，不耐烦地转动着手杖。此时他充分缩短了同他们的距离，

两个黑色的人影如同在显微镜中被放大了一样显得巨大无比，他察觉到了别的东西，某样使他吃惊然而又是他所期待的东西。不管这个高个子神父是谁，那个矮个子的身份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那位哈维治火车上的朋友，他曾经提醒其看好棕色纸包裹的埃塞克斯的矮胖神父。

现在，就事情的发展而言，每一件事情最后都对上了号，而且合情合理。瓦伦丁通过那天早上的调查已经得知，一位从埃塞克斯来的布朗神父身上带着一个镶嵌着蓝宝石的银色十字架，一个价值不菲的纪念物，给参与宗教大会的外国神父们参观。毫无疑问，这就是那个“镶着蓝宝石的银制品”；同样毫无疑问，布朗神父也就是火车上那个不通世故的人。因此，瓦伦丁已经发现的事情，弗兰波也发现了，这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弗兰波已经弄清了所有的事情。同样毫不奇怪的是，当弗兰波听说了蓝宝石以后，他就会千方百计想偷到它，在一切自然的历史中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弗兰波将以他自己的方式对付这个拿着伞和包裹的像绵羊一样单纯的人，这也是理所当然毫不奇怪的了。此人是那种任何人用一根线就可以将他引到北极的人，像弗兰波这样一个演员，打扮成一个神父，就能把他引到汉普斯泰德荒原来。这个案件已相当清楚了，侦探为无助的神父感到同情的同时，也很鄙视弗兰波居然无耻到欺骗这么一个容易上当的受害者。这会儿瓦伦丁正在思考发生的这一切，琢磨所有引导他成功至此的事情，他绞尽脑汁搜寻其中最细小的情节或者理由。从埃塞克斯的神父那儿偷蓝宝石十字架与把汤汁泼到墙纸上有什么关联呢？与把坚果标成橘子或

者与先赔钱再打破窗户有什么关联呢？他已经穷尽脑力了，不知何故他漏掉了中间的一环。他感到失败时（这是很少见的），他大概抓住了线索却漏掉了罪犯。此时他抓住了罪犯，却还没有弄清线索。

他们跟踪的这两个人正像苍蝇一样越过一座小山的绿色山脊。无疑他们正在谈话，可能没有注意到正在往哪儿走，但是他们肯定是要向荒原的更荒凉和更寂静的高处走去。当追踪者们逼近时，他们不得不采用像鹿颈一样不体面的姿势，蹲伏在树丛后面，甚至在深草丛中俯卧爬行。依靠这种难看的技巧，猎手们靠近了采石厂，听到了低低的谈话声，但是除了听到尖尖的孩童一般的声音在重复着“理智”一词，他们听不到其他任何东西。有一刻在翻过一个陡坡和茂密的灌木丛时，侦探们实际上跟丢了那两个人。有十分钟他们苦于找不到目标的踪迹，之后他们绕过了一个俯瞰一派美丽而荒凉的日落景色的大山包。在这个居高临下然而容易被人忽视的地方，一棵树下有一张摇摇欲坠的旧木椅。两个神父坐在椅子上，仍然进行着他们严肃的谈话。灿烂的绿色和金光仍然闪耀在地平线上，但是上面的苍穹已慢慢由孔雀绿变成孔雀蓝，缀在天空的星星越来越像一颗颗珍珠。瓦伦丁悄然无声地向目标移近，蹑手蹑脚爬到一棵枝浓叶茂的大树后面，在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中，他第一次听到了这两位奇怪的神父的谈话。

听了一两分钟之后，他被一阵紧紧的疑虑攫住了。也许他把两个英国警察拖到这个夜晚的荒凉之地来执行任务，就如同在蓟丛中寻找无花果一样疯狂。因为这两个神父正的确像真正